

我的阅读历程

王 晓

我接触的第一本课外书是《少年文艺》。这本刊物创刊于1953年，由宋庆龄题写刊名，是培养文学新人的园地，被誉为“作家的摇篮”，这在偏僻的乡村很神奇。

当时我读初中，那本书是村支书外孙的，他是个皮肤白皙，手指细长的男生。他的父母在长江上搞船舶运输，他就寄养在外祖父家——也就是我们村的支部书记家里。可能是他的父母给他订了这本杂志，我跟着沾光。

不过这光沾得不那么容易。这个男生有这本书，而我有一件非常漂亮的滑雪衫，我过生日姑妈送的大礼，一直没舍得穿。这个男孩特别喜欢我的滑雪衫，我们私下交易，我将衣服送他，他的杂志每一期都先给我看，看过还给他。我的课外阅读，关于爱和美的启蒙由此开始。

三十多年过去，我不能清楚记得读过哪些篇目，但是我觉得眼前突然明亮起来了，我蒙昧混沌的世界清晰起来，丰富起来。这本刊物给我展示了同龄人青春的、美好的、明媚的一面，很耀眼，完全不同于我闭塞的、单调的、艰苦的乡村生活。我们那时基本没有课外书，就是课堂学习，家长、学生都随性，反正会写个名字会算个账就行。读书出来的毕竟凤毛麟角，想都不敢想。

通过课外阅读，我就想着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这个课外阅读，给了我巨大的动力，像一颗启明星，升在我的头顶，让我脸上有微笑，嘴角有自信，心里有梦想，脚下有力量。

我初中的阅读，稀薄，不上档次。除了《少年文艺》，还有《故事大王》《垦春泥》等数得过来的几本杂志。城市的孩子同期阅读的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资治通鉴》等名著光听过书名，可见不着啊。

好在书不在多，贵在读。我从来不认为读那些名著是阅读的唯一方向。我把这些能得到的刊物细细读，反复读，把它的营养吸收进去，让我以后不论何时何地何种境遇，都能亲近阅读，渴望阅读，习惯阅读。

我后来从这个中学考上中等师范学校，成了人人羡慕的国家干部，不是我有多聪明，而是这些课外阅读帮我打开了一扇窗，让我看到了外面世界的精彩。

我上了师范之后，阅读资源很丰富了。那里有个图书馆，我读了三年，没有把藏书全读完。在这里，我迷恋上沈从文的作品，也大量阅读一些外国小说：《羊脂球》《包法利夫人》《红与黑》等等，视野



红宝石 刘鹏 摄

更广阔。

沈从文的作品对我阅读写作的影响非常大，那本《湘行散记》是我出差行李箱里的必备。我还去湖南凤凰古城寻访过他的踪迹。那年自驾，我从凤凰顺着沅水，一路走，寻找《边城》里的翠翠、渡船老人、唱情歌的大佬二佬。沈从文最先吸引我的是他的文笔，后来则是对人生从容的态度，对自己喜爱事业的恒爱。

同乡汪曾祺的文字也是我喜欢的，我在高邮师范读书时，汪曾祺作为正红的作家回过家乡，也为文学青年开过讲座。

师范毕业，我重回家乡中学做乡村教师，前途迷茫，精神苦闷。汪曾祺那些闲适的读来特别亲切的文字，陪我度过许多寂寞的夜晚，也滋养了我的心性。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，我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。

乡下黑漆一样的夜晚，在学生散去的校园，我囿于斗室，阅读就是我取暖的炉火。这时我还细细研读了孙犁的文章，孙犁的文字平淡中有诗情，朴素中有炽热。原来，笔可以做犁铧，犁开故园底片，犁出人间深情。一时自信升腾心间，眼前就明亮了这么多。有一年快过年了，下了一夜的雪，我也读了一夜《风云初记》。第二天，红日刺穿窗帘，外面一片雪白，我像个长途跋涉者终于抵达目的地，酣畅而满足。

从乡村到城市，从教师到公务员，我一直保持着阅读的习惯。书海浩瀚，也要会辨别。这能力，只能读中自悟。随着年龄增长，阅读眼界变高，一般读物入不了眼。我现在基本读几家大刊物，比如《人民文学》《小说选刊》《散文》，经过专家筛选，也经过时光检验，很便捷，很高效。汪曾祺有一首题画诗，也是他的心意之作：我有一好处，平生不整人。写作颇勤快，人家送小温。我的写作，短文居多，小温而已。如果追问写作的初心，无非想将我的阅读体验、生活感悟分享给别人，若能多让几个人养成读书的好习惯，也是好事一桩。

轱辘声从梦里来

迂夫子

早年居乡下，村里有口老井，一村人吃水全靠它。老井在坡下，我家住坡上，相距一里之遥。我从读中学开始，每隔一天，挑五担水。我家那口大水缸，大得吓人，我倒水得踩小板凳才能够到缸沿。常常有一种错觉，觉得它深不见底，像那口老井。

老井简陋，木架轱辘，铁柄摇把，粗麻井绳，绳端系一个废旧轮胎做的水桶。胶皮水桶落井不怕磕碰，提上来常常只剩半桶水——自制的皮桶，有缝隙，皮桶被井绳牵着从井底打着旋子，喷着水花上来，宛如过元宵节放的焰火。

老井聒噪，轱辘摇起来，“吱嘎、吱嘎”叫个没完没了。金属和木质的亲密接触要想关系“融洽”，离不开润滑油，那时最缺润滑油，任凭轱辘吱嘎作响。久之，泰然。似乎隔天听不见它唱，便觉缺了什么，心里空落落。

老井沉静，如期颐老人。清晨，井台上是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光，家家壮劳力拥上井台打水，吱嘎声，扑通声，人声喧哗。过了挑水的高峰，老井就沉沉睡去，无惊无扰，心有止水。

老井幽深，似无底洞。大旱之年，依然汩汩泉涌。但，在年轻力壮的男人眼里，老井又是浅的，他们似乎可以把老井“玩弄”于掌上。放皮桶下井，只需一只手攥住轱辘把儿与井的接合处，让轱辘飞速旋转，耳边听到井底“扑通”一声，然后静等粗麻井绳一紧，轱辘一顿，便飞速摇起轱辘，迅疾提起满满一桶甘甜清冽的井水来。

青壮年挑水，驾轻就熟。扁担挂上两只筒，一猫腰，叫声“起”，扁担就弹簧一样拽起两筒水。脚步不疾不

徐，一手扶肩上的扁担，一手随步子摆动，两只水筒随之忽上忽下，水在筒里打着欢乐的旋儿，却不洒出一滴来。冬天冷，两手抄袖，任凭一根扁担两个筒，在肩上颤悠悠。蓦地，一歪颈子、一耸肩、一拧身，扁担沿着黑红结实的后脖颈一个旋转平移，这肩到了那肩。

“有牛的使牛，没牛的使犊”，那时农村没扁担高的孩子挑水不鲜见。十五岁的我第一次扁担上肩，两只筒里分别装着半筒水，双手紧紧捂着扁担，踩着醉拳的乱步，洒一路水花晃回家。水筒里剩下的小半筒水，还不够张着大嘴的水缸塞牙缝。挑着空筒，再洒一路泪花回到井台上，摇着轱辘打上两个半筒水，继续蹒跚走醉步。

老井见证了我的稚嫩和尴尬，见证了我肱二头肌的鼓胀，见证了我嫩肩磨出的老茧……老井可爱，又可“恨”。我上初一那年，有同学转学去了乡中学。乡中学条件好，老师教学水平高，我也想去。乡中学离家有五十多里路，只能住宿。母亲说：“你走了，谁挑水？”我看看已然苍老的父亲，就打消了转学的念头。我始终耿耿于怀，如果老井离家近一些，年迈的父亲就能挑水，我就可以去乡里读书，人生的命运也许就会改变。但是，转念一想，其实这一切又怎能怨一口老井呢？

如今，乡村已经难觅手摇轱辘的老井，它们大多被自来水替代了。然而住在城市高楼的我却总是梦回故乡，梦见故乡的茅草屋和那口老井，梦里那轱辘摇起来吱吱嘎嘎的声音，特别好听，仿佛是老井在唱一首美妙的岁月之歌。

黄爱玲词三首

鹧鸪天·环卫工人

酣梦香甜天未明，街灯幽暗少人行。帚挥晨露除残垢，汗透衣襟无怨声。
迎烈日，伴寒星。不分四季雨风倾。腐酸淤朽无存处，唯叹新尘难扫平。

鹧鸪天·霜降

节至秋深诗意残，蒹葭瑟瑟朔风寒。月华流水长天

共，南雁余声孤影单。

虽落寞，亦超然。枫红菊白入心间。一襟晚照幽梦里，桂子枝头早染丹。

人月圆·中秋望月

瑶台玉镜流光泻，碧玉洒金风。轻舒云袖，佳期如至，天地如虹。

凭栏远眺，清晖折桂，侧影朦胧。回眸深处，心思抖落，何与霜浓。

